

雪域飞魔

卧龙生 著

【台湾】

上



雪域飞魔

(台湾) 卧龙生

(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 新登字 01 号

雪域飞魔

(台湾) 卧龙生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5 字数 500 千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200

ISBN7—227—01567—X / I · 462

(全三册) 定价: 27.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不贪财酒品行高，好色不乱真英豪。
无义之财君莫取，飞魔一剑血染刀。
世间人人怜美，女侠亦然。
寰尘个个爱财，豪杰为甚。

武林中人人皆欲得宝库钥匙“绿玉匙”，唯独蒲天河不然，身怀武林至尊的“五岭神珠”亦不以为荣……

义救杨采萍，邂逅娄小兰，巧遇上官琴、上官羽姊妹，恩恩怨怨，缠缠绵绵，真真切切，是是非非，情义难割，侠肠寸断，欲知重宝归谁，侠身所系，请详览细阅，先睹为快。

全文武打场面生动，情节细腻，字里行间洋溢着柔情蜜意，爱江山更爱美人，好儿男志在四方。

目 录

第一章	父子情深	(1)
第二章	华山神尼	(38)
第三章	丑女多情	(74)
第四章	矮脚双驹	(112)
第五章	借花献佛	(149)
第六章	巧遇良师	(188)
第七章	忘年之争	(224)
第八章	投桃报李	(267)
第九章	两极神功	(299)
第十章	丑女逼婚	(340)
第十一章	天罗地网	(376)
第十二章	明珠之约	(412)
第十三章	送佛西天	(450)
第十四章	冤家路窄	(497)
第十五章	路见不平	(524)
第十六章	红鬃烈马	(561)
第十七章	刀山剑阵	(598)
第十八章	美丽使者	(634)
第十九章	爆出冷门	(670)
第二十章	冷夜无情	(706)

第一章 父子情深

西风怒吼，彤云乍开——

仰视上天，但见白云一线，漫天的大雪，点缀着这座大漠天山，放眼望去，天地间，是一色的“白”，由不住你自牙缝里抽出一个“冷”字！

绕过了乱石崩雪的后峰，远远地，你就可以看见那所谓的“天池”了。

那是一块平坦的峻峰，方圆有里许大小，四周是万仞水涧，犹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插立在云天之间。

这时候，正有几个人，自不同的方向，向这天池峰上行去。

天池岭上，耸立着五所茅亭，被鹅掌大的雪花，堆得厚厚的，高高的，看过去，已有些不胜负荷，可是，那白的确是美的化身。

试想，在这孤峰上，有几所茅亭，该多么富有诗情画意，那么，这几个人，该是来赏雪的吧！

首先上来的，是一个黄衣高大的和尚。

这和尚约有七十上下的年岁，生得长眉细目，面相清

癯，黄色的僧衣下，是一双黑缎云履，胸前垂着一串核桃大小的念珠。

他上得峰来，对着正中的一个伞座，合十一拜，一言不发地步上了左面那座茅亭，亭内置有蒲团，他就盘膝坐了下来。

紧接着，自天池的前后左右，陆续地又上来了几个人，那是一个中年的文士和一个妙龄艳妇，另一个是矮小的老乞丐，最后上来的，是一个秃眉白面的老尼姑！

这几个人，上得峰来，相互一礼，各自步上一所茅亭，盘膝坐好，并不多言！

中年文士和妙龄艳妇，乃是夫妻的身份，他二人步入一亭。至于那个老乞丐和尼姑，他二人却不是一起的，分占着两个亭子。

老尼姑还带来了一个青衣少女，生得婷婷玉立，眉目清秀可人，她可能是尼姑的弟子，一双玉手上，捧着师父那一口青鲨鱼皮鞘、杏黄色剑穗的古剑。

这么几个不同身份的人，各占一亭，五所茅亭，已去其四，只有正中那座亭子，却仍然空着。

他们从容不迫地坐好，闭目养神，各不相望。

约有小半盏茶的时间，东方天边，忽放异彩。一道紫气，直贯天冥，白云如浪也似的，滚滚而开，天地之间，就像是忽然点着了千万盏灯火一样的明亮。

茅亭内的几个人，都由不住睁开了眸子。

那个清癯的老和尚，合十一拜道：“阿弥陀佛，幸会了！”

他拂打了一下身上的雪花，道：“时辰已到，我等今日一会，这‘五岭神珠’也就决定属谁了，老衲自知功力浅薄，不

足卫珠，奈何职责所在，不得不滥竽充数，少等尚请各位掌下留情才是！”

和尚话声方落，那南亭里的乞丐，发出了一串怪异的笑声道：“老和尚你少装蒜，谁不知你‘飞云子’乃是出了名的狠，谁要是听了你的话，也就是上了你的当，你要是客气，干脆走你的，我老衲绝不拉着你！”

和尚长眉一挑，冷然道：“贺施主，你仍是老脾气不改，老衲自会请教与你！”

那乞丐哈哈一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几个谁又能含胡谁？”

飞云子面色一沉，正要发作，西亭内的那个老尼姑，却插嘴道：“飞云师兄你就少说一句吧！你我五年一会，何故为那些口角，伤了和气……”

说着他转向南亭，对着那个老乞丐合十笑道：“丐兄你以如何？”

老乞丐哈哈一笑道：“尼姑向着和尚，你们是一路的。”

说着一声狂笑，朝着偏北亭内的中年文士，大声嚷道：“孙兄，你说是不是？”

北亭内那个中年文士，莞尔地笑了笑，不发一语，他身侧那个艳装少妇，却小声道：“这花子最是可恶，少理他！”

文士点了点头，他的洁白牙齿如雪粒似的，闪闪发光，这时他向着身侧少妇低声道：“贺天一是用‘飞波无相’神功，在探测我等功力，和尚尼姑，都着了他的道儿！”

说时，眉飞色舞，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儿！

少停，他才含笑，道：“飞云大师，今日之战，照理该由大师领先，只是这位中亭主人此时不到，如错了时辰，如何

是好?”

飞云子合十道：“孙施主，你且请放心，蒲大松乃是上届‘神剑’，此人生平言出必行，绝不会误此大事！”

南亭内的老乞丐，发出了一声冷笑，道：“想那蒲大松五年前相会时，虽是夺了五岭神珠，取得‘神剑’之封，可是此老昔年在滇时中有瘴毒，身有宿疾，这五年，此老还在不在很成问题！”

此言一出，各人不由大吃了一惊。那个白面秃眉的尼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蒲大侠如不能到，我等来此也是惘然，此事如何是好？”

飞云子向着雪原之下，遥望了一眼，道：“老衲想，蒲大侠即便是不来，这五年一度的天池之会，岂能说是没有一个交待？”

文士微微点头道：“大师说得不错，我们耐下心来再等一会，定有分晓！”

雪下得更大了。

在这丛岭断崖之间，有一道曲折离奇的羊肠小道，蜿蜒上去，可以直达天池。

这时候，正有一个高壮的少年，紧紧扣拉着一匹黑毛的小驴子，吃力的向着天池的峭壁道上奔行着。

少年约有二十一二的年岁，生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英俊。

他身着一袭青色的紧身衣裤，外罩一领玄色的缎子披风，头上的风帽，垂有两条风翎，风吹起来，更显得英姿飒爽！

他一言不发地拉着小驴，脚踏实地的向山上行着，双眉

紧皱着。

小毛驴的背上，半坐半伏着一个白衣的老人。

由年岁上看来，这老头儿可是年岁不小了，至少也在七十以外，他那皤皤白发，和胸前的长髯，看起来就和白雪一样的白。

他用一只留有长指甲的右手，紧紧握住鞍上的把手，身子向前倾斜着，像是很吃力的样子！

老人有着一双深陷含蓄的眸子，双耳极大，紧贴两腮，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福气中的人，谁又会知道，他是一个病人，一个垂死的病人！

他那微微长形的脸上，展露出一团黑色的阴影，在小驴背上，频频喘息着，看来确是可怜！

这时，他咳了几声，伸出一只手道：“天河，先停下来……”

少年站住脚步，惊异地望着他道：“爸爸，有什么不对么？”

老人皱着眉，仰视着穹空，叹了一口气道：“孩子，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交待你，你……你要留心地听着！”

少年目光中隐藏着泪痕，闻言之后，他点了点头，老人指了一下附近的崖石，哑声道：“我们到那边去说去，雪太大……”

黑衣少年遵命把驴子拉到了一边，二人立在一块伸出的巨石之下。

老人定了定神，才道：“我恐怕等不到上去了……”

少年闻言，不由突地跪下道：“爸爸，你老人家这是何苦？我们回去吧，咱们到凉州去……”

老人冷冷一笑道：“亏你还是我蒲大松的儿子，竟然说出这种没出息的话，你真是气……气死我……！”

少年流泪道：“我不忍心看你老人家这种痛苦的样子……爸爸，你把‘五岭神珠’交给我送上去，由他们争去算了，何必非要保留住它呢？”

老人闻言，双目一翻，气得面色发白。

他频频地挥手，道：“好孩子，这是你说的话……蒲大松没有你这不肖的儿子，你走……你快给我走吧！”

少年吓得忙自站起来，扶着老人欲倒的身子，惊慌地道：“你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我只是在为你老人家的身子着想……”

老人挣开了少年的手，厉声道：“你听着，‘五岭神珠’绝不能让外人得去，我死了，就该由你接上，你要得不到‘神剑’之封，就是我蒲氏门中的罪人……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瞑目！”

少年打了个哆嗦，可是这几句话，不禁又激发起他大英雄本性，当下点了点头道：“孩儿当拼一死，卫此神珠，留住‘五岭神珠’之封号，爸爸你可以放心了！”

老人闻言面色稍缓，颌首道：“你应该知道，我们蒲氏门中，自你祖父起，卫此神珠，已有六十年春秋，五岭神剑天下知名，如果你失去了它，你就是我蒲家的不肖子孙！”

青衣少年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老人看了他一眼，道：“孩子，你有此自信没有？”

少年不由剑眉一挑，道：“孩儿可以以死相拼！”

老人嘿嘿一笑，道：“那又有什么用？……你且过来！”

少年便偎过了一些，老人上下打量了他甚久，忽然落下

两行泪来，少年不由大吃一惊，道：“爸爸！你老人家这是为何？”

这位一世奇侠，目睹着爱子丰朗的神采，却不由地由悲为喜，他喃喃地道：“你知道，今日你要会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武功如何？”

少年茫然摇头道：“孩儿不怕！”

老人狞笑了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不要说你小小的年纪，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就是为父，也不见得就是他们的对手，今日一会，这五岭神珠，以及我五岭神剑的威名，只怕难以保全了……”

少年微微发怔，道：“这么说，孩儿便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老人哑然笑了笑，比了一个手势道：“不要打岔，你听我说……”

说着，向外看了一眼，道：“我们的时间已不多了，你仔细听！”

他坐下了身子，接下说道：“五岭神珠乃是昔日赤松子传下的一颗至宝，后世相传竟成了武林中争相抢夺的一项荣誉，谁持有这五岭神珠，就能让天下武林中人信服，无形中就成为了江湖道上的一名魁首，被封为‘神剑’之雅号！”

他冷笑了一声，道：“这天池之会，每五年一聚，由五岳首领来此一会，如果谁的武功出众，那五岭神珠就该归谁掌管，谁掌管了这颗神珠，也就是天下武林的盟主……”

说着，一只手拍了背后一下。

就在他背上，有一个用红绸子包着的锦盒，少年闻言吃惊道：“这么说，你老人家一直都是掌管着这颗珠子……”

蒲大松冷冷笑道：“这么些年以来，我还不曾失去过这项荣誉……以你的武功智慧继承我的衣襟，本是可以，只是，你现在年纪太轻了，万万不是他们的敌手，所以……所以……”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得不格外造就你……我这是不得已……”

少年不解道：“爸爸，你说些什么？”

蒲大松这时候提起了精神，直起腰来，苦笑道：“我本来以为可以再多活几年的，谁知道……”

说到此，他脸上现出了一片灰色，牙关紧咬，道：“孩子，你可曾记得本门中‘大开顶移神大法’么？你快快伏下身子来……”

少年打了一个冷战道：“你老人家莫非要……？啊……不……不……”

可是蒲大松一双细白的瘦掌，已双双压在他的天灵盖骨之上。

他气吁喘喘地道：“不要犹豫，气机一过，即使我再有此心意，也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说话之时，少年蒲天河，就觉得父亲那一双手掌爆热得炙人，一时由不住全身发热，面红心跳不已。

老人恨声道：“痴儿，痴儿，还不定下心来，想死不成？”一言惊得蒲天河赶忙垂下了眸子，勉强收心凝意，老人那双手掌，这时更是热得怕人。

忽然，他哑声颤抖道：“舌抵上颚，开天门穴，快——”

蒲天河方自运功乍开天灵，就在他这两件工作方自完成的瞬息之间，一股莫大的劲力，其巨如山，其热如火，猛地

直向他天灵穴内直贯而下。

他耳边彷彿响了一声焦雷似的，禁不住身子猛地一晃，差一点倒了下去。

驴背上的蒲大松发出了颤抖的声音道：“行了……成功了，孩子，你且闭目，静下心来，听我之言……”

他的声音，较之方才更柔弱了，可是他却显得极为兴奋，当时接下去道：“守中宫，引丹田，开任督二脉……”

“引气抬走四肢，过奇筋入黄庭！”

蒲天河一一照做，那炙人的奇热，果然就好了许多。

这一切就绪之后，他耳边听父亲慈祥的语音道：“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蒲天河蓦地睁开了眸子，却见父亲整个的身子，倒在驴背上，只见他通体汗下如雨，那袭黄衫，已为汗水所湿透，目光上翻，比之方才，竟像是乍然老了十年似的！

他不由一阵心酸，扑倒在驴背上，道：“爸爸——”

蒲大松怒声道：“不要哭——”

蒲天河止住了声音，他用双手，把老人抱在了手臂上，蒲大松喘息着道：“时候差不多了……天河，我要你看一看，这是一个奇迹，你现在功力比之方才，只怕大了……十倍还不止，你试试给我看……”

他说着，脸上带出一种说不出的快慰情绪，何尝像是一个垂死人的表情！

蒲天河由不住热泪簌簌而下，他知道，父亲为了造就自己，竟然把他本身数十年的武功精元，先天潜力，借助于道家‘开顶移神大法’，全数注入自己体内。

换句话说，此刻父亲与一般常人无异了，他早年毒瘴浸

体，未能复元，毒性发作，已是堪虑，如此一来，只怕是活不过几个时辰之内。

如此一想，蒲天河真是痛不欲生！

只是他知道父亲生平个性，此刻如果不从他意，更将遭致他不快，于事无益，只得依从老人心意！

蒲大松微微笑道：“天河，你把我放下，试一试掌力如何！”

蒲天河点头道一声：“遵命！”

说着，他轻轻把老人放至一块石上，向前走了几步，面对着峭壁悬崖，大雪纷飞里，只见一片白茫茫的颜色。

他心中不无怀疑，设想一个人的功力，加诸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而能发生妙用，的确是不可思议！

老人咳了一声道：“快快试来！”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只见他身形微微一蹲，右掌慢慢向外推去！

这种动作，起先并无什么出奇。

可是当他掌势递出一半的当儿，涧谷之中，却发出了一阵沉实的“隆！隆！”之声！

随着蒲天河的五指向外一翻，一顿，只听见“轰隆！”的一声，整个山谷都为之震动了。

对面石壁上，飞起了漫天的白雪，碎石和一些枯藤，如同狂风飞絮也似地，散落了整个涧谷，巨大的回声，使得蒲天河耳鼓发麻。

在长笑声中，驴背上的蒲大松道：“行了……你成功了！”

蒲天河反过身来，跪在父亲身边，道：“爸爸……你老人家成全了我，只是你自己……”

老人站起了身子，他笑了笑，道：“现在我们直上天池，我要你去认识几位厉害的前辈，他们可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天池顶上的几个人物，显然都有些不耐烦了。

华山老尼——也就是那个秃眉白面的老尼姑，首先发话道：“时辰已到，我等千里迢迢来此，莫非就如此甘休不成？”

飞云子双手合十，喧了一声佛号，道：“无量佛，善哉！善哉！以老衲见解，可能蒲大松是生了什么变故，临时不及赶来！”

他微微的笑了一笑，一只手捻着胸前的念珠，道：“这件事，按规定蒲施主不来，就是放弃了资格，我等不必再候他了！——”

南面亭内的那个老乞丐，呵呵笑道：“和尚说得好，只是那颗五岭神珠，却在蒲老儿手中，我们就是分出胜负，神珠不能到手，徒有‘神剑’虚号，何能使武林道上的朋友信服！”

话声方落，忽见老尼姑口中“咦——”了一声，转身向峰下望去。

众人全是一怔，俱都顺着老尼目光望去。

在曲折的山道间，他们看见了一人牵着一匹驴子，在疾快地行着，驴背上还坐着一个。

这一人一骑，在冰雪道上攀行着，看起来，真是惊心动魄，险象丛生。

老乞丐望了一眼，冷冷笑道：“蒲老儿来了，他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白衣文士看了一眼，秀眉微皱，道：“那青衣少年又是何人？”

他身侧那锦装少妇，却淡淡地一笑道：“谁不知道蒲大松这个儿子？江湖上人称‘西北星’蒲天河，大概就是这个人！”

老乞丐在一边点了点头道：“孙夫人，你的眼力不差，正是这个少年，听说这少年一身内功，已得乃父真传，不可轻视！”

白衣文士向下看了一会儿，有些奇怪地道：“你们看，那蒲大松，莫非是生病了不成？”

这一句话，惊动了大家，仔细望去，果见驴背上的蒲大松，有些异于寻常。

他身躯几乎弯得全都伏在了驴子背上，头上那一顶青呢的小毡帽上，积满白雪，他竟不用手去打一下。

渐渐地这二人一骑，已走过来了。

蒲大松微微直起了身子，他喃喃道：“天河，你看见他们了？”

蒲天河这时也留意到，在“天池”断崖边上，立着的那几个人，当时就点了点头道：“我看见了，他们是谁？”

蒲大松手指凉棚向上望了望，雪花几乎迷住了他眼睛，他紧紧眨动着眸子，道：“你听我说……那个老花子，你可看见了？”

西北星蒲天河点了点头，蒲大松喃喃地道：“这花子就是东岳泰山上有名难缠的‘行者帮’中的首领，此人姓贺名天一，人称‘铁手丐’，他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你要小心！”

蒲天河点了点头，他不由问道：“那个老尼姑呢？”

蒲大松咳了一声，道：“我的眼睛不大……听使唤了……你说的那个尼姑可是白面瘦长身材？”

蒲天河知道父亲功力已失去，自然目力差远了，当时看